

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

尹仲容先生生平事蹟簡介

顏高飛

(警政署政風室科長)

尹仲容先生，名國墉，字仲固，改字仲容，以字行；湖南邵陽人，生於民前八年，卒於民國五十二年，享年六十歲。民國十四年畢業於交通大學，三十八年來台，任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生管會）副主委，四十二年經濟安定委員會（經安會）成立，生管會併入工業委員會，尹氏擔任召集人，推動進口替代工業。四十三年，接掌經濟部。四十四年楊子公司弊案發生，尹氏遭立委點名貪瀆而下台；不久，清白獲得澄清。四十五年，陳誠任行政院長，邀尹氏復職，並兼中央信託局局長。四十六年出任經安會秘書長；四十七年經安會裁撤，轉任行政院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推動外匯貿易改革，放寬進口管制，改採出口擴張政策；四十七年兼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四十八年並兼台灣銀行董事長，代理中央銀行業務。五十二年病逝。

從以上尹氏簡要的經歷，明顯可以看出在民國四十至五十年代，尹氏在我國財經領域上擔任重要而關鍵的角色。回顧當時國內外時代背景，民國三十四年，戰爭結束，日本退出台灣，台灣社會進入一段蕭條混亂的時期，物價騰貴、民生凋蔽、失業嚴重，可說是百廢待舉。此外，政治局勢尤其險峻，民國三十八年國府播遷來台，國際上（尤其是美國）均對國府抱持觀望心態，且普遍均不懷樂觀看法，認為台灣被中共併吞只是遲早的事；堪可說退一步即是死路。因之，國府對台灣的經營真是戰

戰兢兢，步步為營。

國府遷台，帶來了二百萬軍民，從當時的政經情勢觀之，雖然加重了台灣本地的負荷，也多少壓縮了本地人的發展空間，但不容置疑的，也帶來了一批優秀的人才，尤其在財經領域方面更是耀眼，尹氏尤為其中的佼佼者，其他如陶聲洋、李國鼎、劉大中、張茲闔、汪彝定、梁國樹等亦均在各人專業的範疇有傑出的表現。這批優秀的財經智囊團，他們眼光長遠、思慮縝密，早早看出台灣這樣一個海島型經濟體，不可能自給自足，必須全力向外發展，一方面極力吸引外人來台投資，一方面大力拓展出口、賺取外匯。從台灣經濟發展情勢分析，台灣經濟之得有奇蹟美名，民國四十至五十年代尹仲容先生主導下的「第一次經濟自由化」外匯暨貿易改革居功至偉，更是國府遷台五十年最傲人的一章，從下列的統計分析更可以看出這一段關鍵性的發展，民國四十年代的農業扶持工業及限制進口、五十年代的加工出口、六十年代的十大建設、七十年代的自由化與國際化，乃至於八十年代資訊工業崛起，台灣的經濟發展一直邁著大步，未曾停歇。民國五十二年起台灣工業產值比率超過農業產值比率，五十五年起重工業產值超過輕工業；五十七年起製造業產值比例也超過農業產值比例。

回顧尹氏隨國府播遷來台迄去逝之重要事蹟，創造了許多第一，民國四十三年接任經濟

部長，第一個管制日本布料進口，改而進口棉花，扶植了國內紡織業的發展；第一位放寬外匯管制，使新台幣貶值及大幅簡化管制手續，打開經濟高度成長、高度穩定之路，奠定台灣經濟奇蹟之基礎，鼓勵出口，從而促進塑膠、玻璃工業的成長；第一位推動自由經濟，將水泥、紙業、農林、工礦四大產業，從政府的國營體系中轉移到民間企業人士手上，從而累積民營企業的能量，為日後台灣經濟發展打下紮實的民間基礎。

從民國四十三年到五十二年，九年期間，尹氏先後擔任經濟部長、中央信託局局長、經安會秘書長、外貿會主委以及台銀董事長，在台灣最艱難的年代，尹氏是政府最重要的財經官僚，回顧台灣戰後五十年來的經濟發展，吾人不得不給予尹氏合理而公平的評價。由於尹仲容，台灣才能從廢墟中重建經濟體系及本土工業，也由於尹氏的培植，民國五十至七十年代，台灣才能擁有一批傑出的財經官僚，諸如陶聲洋、李國鼎、孫運璿、王昭明等人，在全球石油危機時刻，帶領台灣從貧困的亞洲脫穎而出。

尹氏從政的另一項第一也是一大波折是，民國四十四年，以進口原料為主要業務的楊子木材公司，由於通貨膨脹，成本上漲而倒閉，當時尹氏擔任經濟部長兼中央信託局局長，負責對楊子公司放款，因此案被起訴，次日尹氏即宣布辭職；可以說尹氏是第一位被起訴的閣員，也是第一位辭去政務官的閣員。尹氏部屬王昭明先生曾回憶說：「他只管事情該不該做，而不管是不是這些的政治人物高興不高興；多做不錯、不做是大錯、少做是少錯，他重點是擺在要做事。」

前監察院院長王作榮先生在其自傳「壯志未酬」一書中闕有專章介紹尹氏事蹟，亦推崇尹氏「是一位做事的官，不是做官的官，做事

的官常是位低而事繁，而做官的官常是位高而事簡。」並談及尹氏過年從不拜年，也不送禮，送禮他也不會收。另從近距離觀察分析尹氏的個性，是剛直不阿、熱愛國家、不搞派系、不用私人，唯才是用；對其清廉自持、公私分明之操守更是推崇備至，如尹氏曾在美擔任採購，外人給予之回扣照收，但全部繳庫，身後夫人難以維生；節儉自奉，絕不浪費公家一文錢，而且能省則省。他曾同時身兼美援運用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行政院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台灣銀行董事長三要職，但到逝世為止，坐的都是美援安全分署美國官員淘汰下來的二手車，經常掛在口頭上的一句話便是：「我們國家太窮了，沒辦法。」從以上的生活點滴，尤其可見尹氏之言行如一、表裏一致、清廉耿介之情操。

王作榮先生追懷尹氏有一段話：「仲容先生是一個深受我國傳統文化洗禮的人，因此他的立朝、理事、待人和他個人日常生活氣質，都有古大臣風範。同時他又是接受現代教育，長期居留國外，與國際人士廣有交往，並不斷閱讀現代書籍的人，因此小則對於本身出處、公私分際、責任和榮譽，大則決策應變，都深合西方所謂政治家的軌轍。」可以說，尹仲容先生留下來給後代的，不僅是他的事功，最主要的，是政務官的風範。■



海公大紅袍

葉建華

(警政署政風室專員)

西元一九五九年六月，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先生所編寫的一齣京劇「海瑞罷官」，在中國悄悄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造成繼秦始皇「焚書坑儒」後的中華文化大浩劫。究竟「海瑞」是何許人也，竟有如此大的影響力呢？

海瑞是明朝中後期出現的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清官，他所處的是一個朝綱頹廢、官吏腐敗、軍政疲憊，大明帝國的國運正在走下坡的時代。他為官正直清廉，但又不近人情；處事精明幹練，但不知審時度勢，只知進不知退，幾乎得罪滿朝文武百官。但是他愛民如子，甚得老百姓的愛戴；他勇於任事，是一位政治實幹家；歷史學者黃仁宇教授在所著【萬曆十五年】一書中，將海瑞形容為一個不合時宜、性情古怪、到處給人添麻煩、喜歡惹事生非的古怪模範官吏。

究竟海瑞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你想知道他的出生傳說嗎？他為何被稱做「筆架先生」；他如何巧計懲惡少；下河當繙夫嗎？為何他敢罵嘉靖皇帝，而皇帝卻又不殺他呢？他如何成為威震三吳，百官忌憚，百姓崇拜，鄉紳痛惡的南直隸巡撫呢？歷史上有名的「海瑞罷官」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想知道那二句話可以當做他的一生寫照嗎？本文是以明史海瑞傳的記載為資料整理的主要來源，期盼透過這樣的機會與你一齊回到海瑞的時代，看看他。



獬豸投胎 慈母代父職

海瑞，字汝賢，海南瓊山人，生於明武宗正德八年，卒於明神宗萬曆十五年，享年七十四歲（西元一五一四年～一五八七年）。因他自我要求為學為官一切以剛為主，要終生剛直不阿，因此自號「剛峰」。海瑞的父親海翰性情淡泊，是個縣學的廩生，在海瑞四歲時，就因病去世，留下嬌妻幼兒相依為命及十幾畝的薄田賴以為生。海瑞的母親謝氏是個性情剛烈、知書達禮又恪守封建倫理的良家婦女，謝

氏母代父職，從海瑞四歲時就親口傳授四書五經，非常嚴格，鄰居常在晚上聽見海母的教子聲與戒尺的拍打聲。在海瑞十四歲時便已立志要當聖賢，為國效力。

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西元一五四九年），舉鄉試中秀才，過三年考中舉人。由於海南島漢族、黎族共居，朝廷對黎族的治理係以剿殺為主，因此黎族年年舉兵造反，海瑞利用讀書及耕作之餘，走遍海南全島提出【治黎策】與【平黎疏】，轟動仕林，可惜兵部並未採納。海瑞的仕途並不平順，連續參加二次會試均不第。

關於海瑞的出生在海南當地流傳著一則神話，話說海瑞的父親海瀚年過四十五歲，膝下尚無任何子嗣，夫婦倆到處求神問佛，仍然一樣。有一天，雷電交加，下著傾盆大雨，海瀚正在書房看書，忽然看見一隻全身發著金光的怪獸，由屋外跑進來，躲在海瀚的書桌下，動也不動，海瀚心想這隻怪獸可能進來躲雷擊，一時動了惻隱之心，不但不趕牠走，反而用身體擋在怪獸的前面，有幾次雷電差點打到屋裡來，就這樣雷電足足響了有一個時辰。等到雷電不響，雨停了，海瀚才離開書桌，這時，這隻怪獸才從桌下鑽出來，向海瀚不停地叩頭，海瀚揮揮手要牠離開，這隻怪獸卻一溜煙的跑進內房不見了。一個月後，海夫人忽然懷孕了，光陰似箭，歲月如梭，不知不覺過了十個月，海夫人即將臨盆。這天晚上，海瀚剛睡著，就看見三個穿著一身青衣服的人向他說：「奉玉帝下旨賜給你一個兒子，希望你好好教養他。」說完就帶著一隻怪獸走進來。海瀚一看，就是上次那隻躲雷擊的怪獸，於是他問說：「既蒙玉帝賜我一子，為什麼帶這隻怪獸來。」只見青衣人說：「你那裡知道，牠是五指山上的獬豸，修煉已七百年，性格剛直，專吃猛獸、保護弱小動物，本應被雷擊，但卻跑

到你家躲避，與你有緣，因此玉帝特命牠前來報恩，投胎做你的兒子，將來可以光耀海家的門楣。」說完就將獬豸推進內房，只聽見轟的一聲響，海瀚自夢中驚醒，丫嬛跑來報喜，說夫人生了小少爺，海瀚入內一看，見孩子生的眉清目秀，心裡歡喜，因為有此祥瑞，就取名為「海瑞」。

明朝設有監察御史，負責整肅官箴，彈劾百官的風紀，明太祖朱元璋特地在御史的官服上繡上「獬豸」的圖案，就是希望這些監察御史能像「獬豸」一樣嫉惡如仇，把危害大明江山的一切妖魔鬼怪都趕盡殺絕。

尊法崇憲 威武不能屈

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西元一五五三年），海瑞四十一歲，這年春二月再赴京會試，又未能及第，只好依「聽選」的規定，由吏部署派福建南平縣擔任「教諭」一職（即縣官辦學校校長）。原來自明太祖朱元璋得天下後，因自己是和尚出身，沒念過什麼書，但深知「靠武功得天下，不能靠武功治天下」的道理，於是大力興學，洪武二年（西元一六三九年）下詔全國各府州郡縣皆設立學校，由政府委派教官管理，教官也稱教諭，像南平縣這樣的小縣，設教諭一人，訓導二人，教諭的官等為「從九品」，屬於最低級的官員。當時能進入縣學就讀的人，很多都是利用人情關係或買通知縣，冒名頂替的不學無術之輩，海瑞一上任，即立教約、設教規，將四書五經每十天小考一次、每月大考一次，使這些紈袴子弟、不學無術之輩，紛紛露出原形，海瑞依教規教約將這些公子哥兒一一開除，任你太守知縣前來說情，無一能准，在海瑞的嚴格教化之下，南平縣的學風為之一正。

這一天，海瑞正在縣學講授論語時，忽見縣衙的王捕頭走進來：「啓稟海教諭，奉知縣老爺口諭，三天後京城來的督學御史劉大人將

日新 第二期 (2004.1)

拾陸、廉吏列傳

蒞臨本縣視察學政，請教諭大人於當日辰時，率所有生員至縣城外驛站旁迎接，不得有誤。」只見海瑞臉上閃過一絲不悅神情：「嗯，王捕頭請你回報縣太爺，就說海瑞知道了。」三天後的辰時，在南平縣城外驛站，縣衙內從知縣到縣丞（即副知縣）、主簿（即掌管縣衙公文書類）、典史（即縣衙專門掌管巡捕緝盜）等大小官吏，都排列一旁等候迎接督學御史到來，唯獨缺少海瑞及他的學生們，知縣焦急的來回踱步，口中直喊著：「王捕頭，你到底有無將本縣的口諭親自傳給海瑞？」「啓稟老爺，有啊，三天前我親自向海教諭宣達的。」「當時海瑞怎麼回話？」「當時海教諭神情嚴肅的回答『我知道了』。」知縣心中直喊「大事不妙。」就在此時，從驛道上忽然傳來了百姓迴避的開道鑼聲，只見驛道兩旁旌旗招展，冠蓋相望，督學御史一下轎，縣衙等大小官員整齊的跪了一地，知縣一一向督學介紹迎接的官員，劉督學忽問：「李知縣，貴縣的縣學教諭何在？」只見南平縣知縣臉上青一陣紅一陣，不知如何應對，只好硬著頭皮回答：「啓稟督學大人，本縣縣學教諭海瑞，已率所有學生在縣學恭候大人。」這督學劉大人心中不悅，口中直嚷嚷：「本御史，由聖上欽派視察江、浙、閩的學政，一路穿州過府，所到之處大小官員、教諭及學生，無不出城迎接，唯獨你南平縣……罷了，既然貴縣教諭已帶領諸生在縣學迎候，那就到縣學去了。」

在縣學的學堂外，海瑞率領二位訓導及所有學生在此恭候，堂上傳來差役的呼喚：「傳南平縣縣學教諭海瑞參見督學御史大人。」只見海瑞步履平穩、不卑不亢地走到堂前，身後的兩位訓導一見如此場面，早就跪下行禮了，只有海瑞身直長立，雙手作揖一拜說：「南平縣學教諭海瑞，參見督學御史大人。」海瑞這

個舉動，使學堂上的大小官員，上至知府下至差役，無一不大感驚訝，而督學御史必竟是久經官場之人，雖然臉上絲毫不見任何不悅神色，但心中卻直罵「海瑞你一個小小的從九品芝麻官兒擺什麼架子，看見本欽差竟敢不跪，好，看老夫如何收拾你。」只見督學御史冷笑兩聲道：「嘿嘿嘿，本欽差面前什麼時候搬來一座筆架山呢？」堂上眾官先是一楞，但很快就明白過來，原來海瑞站在跪著的兩位訓導中間，遠看不就像是一座筆架「山」嗎？當場就有幾位小官員偷偷地向海瑞嘲笑起來。海瑞神情自若的回答：「海瑞愚昧，不知大人所指為何，還望督學大人指教一二。」「好一個海瑞，竟然讓本官碰了個軟釘子，看來老夫再不動怒，這堂堂欽差大人的威嚴可就掛不住了。」當下一拍公案，站起來怒喝一聲：「大膽海瑞，本欽差奉欽命視察全國各地學政，為何看見本欽差竟敢不行跪拜大禮，你置君命於何顧，不怕本官治你大不敬的罪責嗎？」不知海瑞是真的迂腐至極，還是有恃無恐，只見他神色剛毅，昂頭直言的回答：「啓稟欽差大人，我大明朝太祖洪武皇帝為明遵師孔孟之道，曾在『會典憲綱』中明文規定：教諭乃朝廷設教之官，負責講經授史，教化風俗，所以各地教諭如遇有參拜各官的機會時，可在學堂上不跪，道上不跪，迎送不出城門。海瑞所站之處，乃講經授史，為人師表的學堂，所以卑職不跪；驛站乃在城門外，所以卑職不出城迎送。大人你要海瑞出城迎接並行跪拜禮，此舉將置我太祖高皇帝的煌煌聖諭於何處，敢問欽差大人，究竟誰是大不敬呢？」海瑞的一番話，義正詞嚴，滿堂寂靜。督學御史心中直喊：「不得了，捅了馬蜂窩，海瑞這傢伙竟搬出太祖高皇帝的聖諭出來，這年頭竟然還有這樣的人。算了，好漢不吃眼前虧，不跟他一般見識。」連忙一臉和氣的朝眾官員說：「海教

論尊法崇憲，時時不忘太祖的訓示，難得！難得！老夫忽覺身子有點困乏，想早點回驛館休息，今天的視察就到此為止。」對於督學的匆匆離去，在場官員均錯愕不止，有的說海瑞不識抬己，有的說太過迂腐，但是不管怎樣，在南平縣小民百姓的口中，為維護憲綱，尊崇儒學而不肯得罪欽差的「海筆架先生」的名號卻不徑而走，為後人交口稱頌。

廢除苛稅 智計懲惡少

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西元一五五八年）海瑞因南平縣學政成績卓著，被朝廷委派擔任浙江淳安知縣一職，這時他已經四十六歲了。淳安地處浙江之西，土地貧瘠，山高谷深，民生凋蔽，物產匱乏，民風之刁悍，較南平縣有過之而無不及；但該縣卻地處水路、陸路的交通要道，從杭州經富春江過淳安，再走新安江，便可抵達安徽的徽州，所以商人及官員絡繹不絕，朝廷在此設有驛站負責迎送往來的官員及傳遞關文書信。

話說海瑞到任後，首先廢除縣府各級官員的「常例」。所謂「常例」就是下級官員為了應付上級官員的勒索或應付交際排場的開銷，而不當的以各種名目向老百姓課徵的稅賦（如絹稅、糧稅、鹽稅、柴薪稅等），這些稅目往往將百姓搞得民不聊生，怨聲載道。海瑞這道命令一下，升斗小民個個拍手稱慶，但縣府各級官員卻叫苦連天，原來明朝官員的俸祿不高，一個正七品的知縣一年的俸祿僅九十石米，約折合白銀九十兩，這點俸銀要養家活口，還要交際排場應付上司，如何夠用呢？因此「常例」就成為各級官員主要的收入，久而久之，習以為常，無內不收的例金。海瑞這項政策，雖苦了官員，但對改善百姓的生活卻有實質的幫助，因此獲得淳安縣民一致的尊敬。

接著改革驛遞制度，大明朝在全國各地設有一千零四十個驛站，由兵部掌管，但過境官

員所需的食物開銷、馬匹和船轎挑夫，全由地方政府負擔，兵部發給出差官員一紙公文，稱為「勘合」，在公文上寫明出差官員的官位，乘多少匹馬，用何種規格的车輦，在各驛站可享受怎樣的接待等，但隨著朝綱敗壞，官員阿諛奉承之風盛行，有些不肖大官的親友出門訪親遊玩，便狐假虎威，大搖大擺的進住驛站，吃吃喝喝，而各地的知縣和驛丞也抱持不願得罪的心理，予以縱容，造成縣府財政很大的負擔。海瑞上任後，嚴格規定淳安縣驛站接待官員必須確實依照規定辦理，此一措施大大改善縣府的財政，減少不必要的支出。這天在淳安縣驛站外，忽然馳來了一列華麗的車隊，車未到站，就有一位家丁跑到驛站大聲喊叫：「誰是這裡的驛丞，快給我滾出來。」淳安縣驛丞王剛聽到外面的喧囂，急忙到站外一探究竟：「這位官爺，我就是此地的驛丞王剛，不知官爺從那來？」「廢話少說，快叫你們的知縣出來迎接我家少爺，聽到沒？」這位家丁很不客氣的說。驛丞王剛還是和顏悅色的說：「官爺，海知縣正在縣衙辦公。海大人有嚴令依太祖洪武皇帝的聖諭，百官往來，一律不出城迎送，只留驛站人員負責接待。請問官爺，可有兵部的公文？」這一問可氣腦了家丁，一巴掌就打在驛丞臉上：「有沒有搞錯，我們家少爺來驛站休息，是你們知縣的光榮，還要什麼兵部公文，我們老爺就是兵部尚書，瞎了你的狗眼！」這時車隊已到驛站門口，一輛豪華的馬車上傳出一句句清徹聲音：「王二，你是怎麼辦事的，派你先來通知當地知縣出城迎接本少爺，怎麼沒消息。」「少爺，這裡只有一位驛丞，他向我們要兵部的公文，知縣海瑞沒來。」「海瑞是何方神聖，竟如此大膽，敢向本少爺要公文。」說著，從車裡走出一位年輕人，一看就知道是位紈袴官家子弟，他正是權傾朝野，現任兵部尚書、總督閩浙軍政事務

日新 第二期 (2004.1)

拾陸、廉吏列傳

的胡宗憲的兒子胡少卿。胡宗憲是當朝內閣首輔嚴嵩的黨羽，嚴嵩把持朝政二十餘年，黨羽故舊遍布全國。這次胡少卿帶了近百的隨從，從杭州一路敲詐下來，倒也斂集上千兩銀子和無數珠寶。

胡少卿在眾人的簇擁下，進入驛站休息，「驛丞，快將貴縣的珍奇野味，好酒好菜端上來，為本少爺接風洗塵。」驛丞王剛是個盡守職責的小吏，只見他神情嚴肅地說：「胡少爺，奉知縣海大人諭示，投宿驛站必須有兵部的公文，本站僅提供一葷三菜一湯的簡便飯食而已，請公子海涵。」胡少卿一路穿州過府都是吃香喝辣，那受過如此冷漠的招待，一下子火氣就上來了：「這豈不是狗眼看人低，欺負本少爺沒有官品，來人啊，將這二百五驛丞給我捉起來吊打。」兩旁的家丁，早就衝過去將王剛吊起來鞭打，這可嚇壞驛站的其他差役，連忙跑到縣衙向海瑞稟告。海瑞一聽怒不可抑，大叫：「這還得了，難道沒有王法了嗎？劉典史，速速點齊二百捕快與我前往驛站捉人。」其實海瑞在前兩天已收到桐廬縣來的公文，說總督胡宗憲的公子胡少卿這兩天會經過淳安縣，要他好生接待。在前往驛站的途中，海瑞在馬背上已在深思該如何處理此事，以他正直清廉、不畏權勢的個性，是絕不會妥協的，但是也不能得罪掌管閩浙軍政的胡總督啊！聰明的海瑞很快就想到一條妙計「嗯，就這樣『將計就計、將錯就錯』吧！」到了驛站，那胡公子正拿著馬鞭鞭打被倒吊在樹上的驛丞王剛，可憐王剛遍體鱗傷，鮮血直流，奄奄一息，其他幾個差役也被毒打一頓，海瑞看到這種情形，氣得臉都發白了，先叫人將驛丞放下來，然後走到胡少卿的面前，大聲喝道：「大膽刁民，竟敢到我淳安縣內來撒野？快報上名來。」胡少卿手搖竹骨摺扇，一付事不關己的樣子：「告訴你本少爺是現任閩浙總督胡

宗憲的兒子胡少卿，怕了吧！你是什麼鳥官，敢對本少爺大呼小叫。左右，將這不長眼的傢伙，給我吊起來抽三十馬鞭。」胡少卿的左右家丁正要動作時，海瑞臉色一沈，神情嚴肅如罩寒霜的道：「誰敢動我？本官乃欽命淳安知縣海瑞是也。你這刁民，竟敢假冒胡總督的公子，還毆打朝廷官員，目無王法，罪大惡極。來人啊，將這刁民還有這些惡棍，全給我綁起來。」兩旁的捕快，看到驛丞及幾個差役被打成這樣，早就恨不得知縣趕快下令，一陣扭打後，胡世卿帶來的家丁，怎會是對手，三兩下就手到擒來，那胡少卿還急得大喊：「海瑞，你膽子太大了，敢打總督府的人。」海瑞哈哈大笑：「你說你是胡總督的兒子，有何憑證？我閩浙所有軍民都知道，胡總督公忠體國，清廉正直，愛民如子，家教甚嚴，怎會縱子行凶呢？你一定是假冒的，來人啊，先給我打三十大板，然後押入囚車，本官親自押送你到總督府問個明白。」可憐胡少卿從小嬌生慣養，細皮嫩肉，怎禁得三十大板，哭爹喊娘的，旁邊的幾百位淳安百姓，各各鼓掌叫好，都說「海爹，總算為他們出一口氣了。」

海瑞親自押送囚車到杭州城，杭州的百姓何曾看過不可一世的胡少爺，也有身繫囚車的一天，大家無不奔走相告、爭相觀望。此時早有人飛馬通報胡總督，胡宗憲心想：「海瑞只不過是七品知縣，怎敢老虎嘴上拔毛，待老夫看看是何方神聖。」就叫人傳海瑞來見，只見海瑞步履沈穩，氣宇軒昂走上堂前：「下官淳安縣知縣海瑞，參見總督大人。」「海知縣，為何事而來本督府呢？」「下官在淳安縣捉到一位假冒是總督大人公子的惡徒，特押送前來給大人審訊。」「海知縣，你怎知他是假冒呢？」海瑞於是將計就計的回答：「啓稟大人，下官一向知曉總督大人清廉正直，律己甚嚴，平素巡行地方，都再三嚴申儉樸，不得奢

侈舖張，但是這個惡徒不但奢華浪費，聚財無數，還在驛站吊打驛丞，辱沒朝廷官員，實在不像總督大人的家風，因此下官就據以認定此人定是假冒，還代大人杖打三十大板。」這個胡宗憲一聽到杖打三十大板，差點沒從椅子上跳下來，心中恨的牙癢癢暗罵：「好一個海瑞，你給老夫記住，竟敢仗打我兒，此仇不報非君子。」但當著府外數千圍觀百姓，臉上仍不動聲色的說：「嗯，海知縣做得對，做得好，這個惡徒的確應該重罰。」「總督英明，謝大人。」海瑞轉身出了總督府，府外等待的百姓，看著海瑞全身而退，紛紛鼓掌嘖嘖稱道：「難得，大明朝還有這麼一位清官，真稀奇。」

愛民如子 下河當繙夫

海瑞靠著他的機智與非凡的膽識，嚴懲胡總督的公子，在淳安百姓心目中的威望與日俱增。海瑞平素以簡樸自居，律己甚嚴，因知縣的俸祿不高，他又清廉如水，所以日常生活過得非常拮据，他與僕人海安在住處後院的空地上，掘土耕作，種些時令蔬菜，以供自給。這日正巧是海瑞的母親過生日，縣府的官吏與受過海瑞恩惠的百姓知道後，大夥便想湊點錢買些禮物送給海瑞母親。這事讓海瑞知道後，就召集官吏訓斥一番：「你們這不是敬我而是害我，我豈能藉為母做壽之機敲詐民眾，今日你送禮給我，改日有求於我，我如何秉公處理呢？家母的生日，是我海家自己的事，與他人無干。」說完海瑞就到菜市場上買了兩斤肉，坦坦地提回家中。這件事被總督胡宗憲知道，他還為上次兒子被海瑞杖打三十大板的事而耿耿於懷，就向旁人調侃說：「我聽說海瑞給他母親做壽，竟只買了兩斤肉，而且連去賀壽的人一個都沒有，真不知他這個知縣是怎麼當的。」

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三月（西元一五六〇

年）朝廷派了欽差大臣鄒懋卿視察江南八省鹽政，鄒懋卿是內閣首輔嚴嵩的手下愛將，一路上各府州縣的官員，送禮的送禮，請客的請客，吃的是山珍海味，連夜間用的尿壺也是用純銀打造的，極盡奢侈，從北京城出發時，也不過三四艘船隨行，抵達揚州時官船隊伍已達五十來艘，不用說也知道船艙裡面一定滿載各地官員孝敬的財物和美女。淳安縣是鄒懋卿視察浙江的第一站，早在半月前欽差視察的公文已送達淳安縣，公文的内容照例寫著「素性儉樸，不喜承迎，飲食供帳不得奢侈」等官方字眼，各地的官吏都知道是寫給老百姓看的，只有一個人把它當真，他就是淳安知縣海瑞。

這天海瑞一早就到縣衙辦公，忽然衙役進堂稟告：「啓稟大人，欽差大人鄒懋卿的旗牌官奉令箭到此，請知縣到城外迎接。」「嗯，知道了，一個旗牌官竟也要本縣前往迎接，真是豈有此理，差役，你去傳他來見本縣。」縣衙內的其他官員，自從海瑞杖打胡總督的兒子事件後，對他的為人處事均大表欽佩，深怕海瑞得罪欽差而惹禍上身，紛紛勸海瑞將就應付一下。海瑞嘆口氣說：「本縣此舉，正是為我淳安百姓著想。各位，欽差大人前來，僅官船就有五十艘之多，現在正是枯水期，河中水淺，每艘船至少要三十個繙夫，共需一千五百個繙夫。百姓此時正忙於春耕播種，一年的生計全在於此，叫本縣於心何忍去徵調民力呢？」說到此，海瑞也不禁淚水盈眶了。此時，縣衙外傳來一聲吆喝：「總理八省鹽政欽差鄒懋卿大人駕前旗牌官參見知縣海大人。」「傳他進來。」這旗牌官隨欽差一路南下，所到州縣無不奉為上賓，唯獨在淳安縣踢到鐵板。旗牌官手持令箭傲慢地立於堂前說：「淳安知縣海瑞接箭。」海瑞起身對著令箭拜了兩拜，然後恭謹的接了過來，供在一旁。「海知縣，欽差大人明天就到了。著你預備好車馬、

日新 第二期 (2004.1)

拾陸、廉吏列傳

船隻、繹夫、飲食等開銷，不得有誤。」
「嗯，海瑞知道了。」等旗牌官走了之後，縣府的官員都急的像熱鍋上螞蟻似的，「海大人，怎麼辦？如有差錯，可是會掉腦袋的。」
「各位，請放心，明日一早請各位及無公務的差役身著便服，隨本縣前往碼頭上恭迎欽差大人。」海瑞依然神色自若的下達命令，雖然在場官員都不知海瑞的想法，但大家心中都希望這位正直清廉的縣太爺能平安無事。

次日一早海瑞率領縣府各級官員及無公務的差役約二百人，身著便服準時的出現在淳安碼頭上恭迎欽差大人。「傳，淳安知縣海瑞晉見欽差大人。」從欽差的官船上傳出號令。只見海瑞身著便服神情嚴肅的走進船艙中：「卑職淳安知縣海瑞拜見欽差大人。」欽差鄒懋卿看到一位身著便服自稱淳安知縣的人向他跪拜，心中覺得奇怪說：「海知縣，參拜本官為何不著官服？你不怕本欽差先辦你個褻瀆罪嗎？」
「啓稟大人，下官著便服是爲了幫助欽差大人。」
「幫本官什麼事？」
「幫欽差大人拉船。」
「拉船自有繹夫，爲何要海知縣親自動手呢？」海瑞潤了潤喉嚨，一板一眼地說：「啓稟大人，我淳安縣地貧民窮，又剛遇旱災，民眾正忙於春耕，卑職不忍加重百姓負擔，所以沒有爲大人準備一船一轎，一夫一丁。」鄒懋卿差點沒從座椅上跳下來：「什麼，你都沒有準備，海瑞你太藐視本官了。」海瑞拿出當年與總督胡宗憲鬥法的招數來，連忙拱手道：「大人息怒，幾天前接到欽差將到的公文，上面說大人『素性儉樸，不喜承迎，凡飲食供帳俱應儉樸，不得奢侈』，卑職深知大人爲官清廉，公忠體國，言出必行，並非虛言。倘卑職大肆舖張，招待大人，傳開出去，將有損大人清譽。」鄒懋卿心中的怒火，正無處發洩，手上的令箭蓄勢待發，眼看海瑞的項上人頭即將不保，忽然帳外的參將走向鄒懋卿

並附在耳中低聲說：「大人，碼頭上聚集了上千的淳安百姓，海瑞素得人望，宜謹慎處理，否則將激起民變。」鄒懋卿心中一動，神色由憤怒趨爲和緩：「多謝海大人處處爲本官著想，但是現在正是枯水期，河中水淺，總要有人拉船，本官方能啓程啊！」
「大人毋需擔心，下官都已安排妥當，隨時可以開船。」
「好吧，那就即刻啓程。」鄒懋卿恨不得馬上離開淳安縣。只見海瑞離開船艙，率先跳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把繹繩搭在肩上。縣府的官員及衙役，也紛紛跳入水中當起了繹夫，大家一起喊「嘿喲！」「嘿喲！」鄒懋卿的官船首先啓動。岸上的百姓看見他們的父母官下河當起了繹夫，心中大爲感動，也紛紛跳入河中要幫忙，「海爹，你是我們的父母官，怎麼能做這種粗重工作，還是讓我們來吧。」海瑞卻把他們一一趕上岸，說：「本縣出此下策，是爲了不耽誤大家的農忙，鄉親們趕快去幹你的活吧！」淳安的百姓各各都紅了眼眶，因爲在歷任的知縣，從來沒有像海瑞一樣處處爲他們的生計著想，即使犧牲性命，也不足惜，他們慶幸自己能在海瑞的治理下安居樂業，再也不必受貪官污吏的剝削了。這就是海瑞！

抬棺上疏 直言逆龍鱗

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西元一五六四年）十月海瑞調升戶部雲南司主事，是個六品的京官。這時朝廷內閣是一片新氣象，清流派大臣徐階擔任內閣首輔，而一代權臣嚴嵩，也因御史鄒應龍彈劾其子嚴世蕃成功，而黯然下台，但是嘉靖皇帝依然迷戀道教，專事煉丹之術，以求長生不老，無心治理朝政。

戶部是總理全國財政經濟的最高機構，下設十三個清吏司，分掌全國十三道（省）的財政經濟之事，海瑞的工作就是謄抄一些無關痛癢的公文，這與他擔任知縣時，事必恭親，瞭解民隱，治理縣政的忙碌，不可同日而語，海

瑞感到自己好像一隻被困在大網中的猛獸，無法盡情施展手腳。這天海瑞正在戶部籌措雲南一筆二十萬兩的軍費，另一位主事看見了就拍拍他的肩膀說：「海主事，你甯費心了，我剛剛得知，這筆軍費聖上要挪用。」「喔！聖上要做何用途？」「聖上的愛犬『虬龍』日前病逝，聖上傷心欲絕，詔封『虬龍』為護國大將軍，以金槨銀棺下葬，文武百官均出城送殯並建『虬龍神宮』奉祀，你的軍費都用到那個地方了。」「什麼，這怎麼可以，邊關三軍正急著無軍餉可領，萬一激起兵變誰敢負責？聖上真是太不智了。」海瑞焦急的說。「海主事，你剛到京城不久，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我看你這段時間勇於任事，又非常清廉正直，走，我們找處清靜的地方，詳細說給你聽。」於是這位主事就將皇帝這二十年來如何不理朝政，寵信奸臣嚴嵩，迷戀道教，專事煉丹之術，以求長生不老，致使朝政敗壞的事，一一說給海瑞知道。「難道監察御史們都沒有出面彈劾嗎？」「有啊，怎麼沒有。御史謝瑜、葉經，給事中（按：明朝一種官制，功能與御史一樣均屬『言官』）沈良才、王燁、歷汝進、沈束、吳時來，刑部郎中徐學詩，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一個個前仆後繼的上疏彈劾嚴嵩，下場卻一個比一個慘。最後還是靠大臣徐階運籌帷幄，配合御史鄒應龍的彈劾，方將嚴嵩父子及其黨羽一網打盡，原先以為皇上沒有嚴嵩，就可專心朝政，誰知還是一樣。歸根究底問題就在皇上一人身上，所以我勸你別再為雲南的軍費瞎操心了。」海瑞一聽，內心激動不已說：「難道大臣們都不向皇上進諫？」「進諫皇上？誰活得不耐煩了。彈劾嚴嵩的下場就夠淒慘，何況進諫皇上，搞不好來個誅九族呢！唉，海主事，今日小弟敢向你講這些事，無非是希望你能看開一點，好好當一個閒來無事的官兒吧！今日所言，盼勿對他人提及，我先告辭

了。」

在回家的途中，這些話一直在海瑞的腦海中不斷地衝擊著，對於身受儒學薰陶，心繫百姓福祉，正直敢言的海瑞，深深的吐了一口氣，心想：「看來我一定要有所作為才行。」經過慎重的考慮，海瑞決定向嘉靖帝上疏直言天下事了。這天一大早，海瑞出現在北京城的西市，這裡是朝廷處決人犯地方，所以附近的棺材店特別多，他在每家棺材店進進出出，仔細詢問價格，最後終於定好了一具最便宜的黑漆棺材。棺材店老闆問：「客官，這是給老人家買的壽材嗎？」「不，這是給我自己準備的，麻煩你請幾個長工隨我送到家中。」老闆一聽雖覺納悶但不再多說話，就派幾個工人抬著棺材隨著海瑞回到家中，沿街自有許多好奇的民眾尾隨而來，停在門前議論紛紛。海瑞回家後整理儀容及朝服後，就帶著昨夜通宵達旦寫成的疏本上朝去。

這天早朝嘉靖帝的心情似乎非常愉快，可能還沈浸在因罷免嚴嵩父子及翦除其黨羽成功而受到朝臣的歌功頌德聲中，這時海瑞名垂青史，披肝瀝膽的【天下第一言事疏】終於送到了嘉靖皇帝的手中，嘉靖不看則已，愈看愈生氣，臉色由蒼白轉為紅潤再轉為豬肝色，氣的哇哇大叫，把奏疏重重的摔在地下說：「錦衣衛，快去把這個叫海瑞的畜牲給朕捉起來，不要讓他跑了。」太監黃錦在旁邊連忙答道：「萬歲爺，暫息雷霆之怒，保重龍體要緊，這個叫海瑞的跑不掉，聽說他向來就有痴名，自知此舉將忤逆陛下而死，老早就召集家人訣別並準備好棺材了，現正跪在朝門外候死。」「哦，世上真有不死的人？」皇帝懷疑的說並示意太監黃錦將海瑞的奏疏撿起來。嘉靖皇帝重新仔細的審視了這本奏疏，因為他對自己統治大明王朝的英明、強大、富裕深信不疑，但海瑞所說的與其他大臣說的卻完全不同，嘉

日新 第二期 (2004.1)

拾陸、廉吏列傳

靖不知道該相信誰才好。原來海瑞在奏疏中指出：他是一個虛榮、殘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舉凡官吏貪污、役重稅多、宮廷的無限浪費和盜賊滋熾，都應由皇帝本人負責。可是皇帝卻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濫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因而鬆弛不張，老百姓將『嘉靖』年號戲稱為『嘉靖，嘉靖，家裡乾乾淨淨』，天下的臣民百姓，鄙視皇帝已經很久了。

這樣的奏疏得確是史無前例的，以往臣子向皇帝進諫，只是批評政策或措施，這種指斥皇帝的性格和否定他所做的一切，等於說他這幾十年的天子生涯完全是尸位素餐，而且連為人夫及人父的責任也沒有盡到，在封建禮法制度森嚴的專制社會是顯得非常唐突、大膽，令人難以想像。嘉靖帝的震怒是可想而知的，要殺海瑞也只是一句話，可是他猶豫了：「這傢伙所講的事好像是真的，他倒有些像商朝的比干，朕殺了他不就是紂王了嗎？朕可沒那麼糊塗。嗯，這篇奏疏就先留中不發，待朕好好想想該如何處置這傢伙。」於是海瑞就這樣平安無事的回到家中，所有大臣及百姓都不知道皇帝心裡在想什麼。三個月後的某一天，嘉靖帝終於下令錦衣衛將海瑞逮捕並送入刑部大牢嚴加拷問是否有其他同黨共謀，海瑞就這樣在刑部大牢裡過了十個月。

嘉靖四十五年（西元一五六六年）十二月的某一天晚上，大牢裡的獄卒忽然替海瑞準備了一頓豐盛的酒席，海瑞以為是明天即將被處斬於西市，不禁長嘆一聲：「唉，該來的總是要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想我海瑞一生為朱家王朝生，也為朱家王朝死，總算不虛此生。來，王牢頭，海某敬你一杯，謝謝你這十個月來的照顧，沒有你的維護，海某早就死在這刑部大牢了。」「海大人，你說的那裡話，能為你這樣愛民如子的清官服務，

是我的榮幸，你在南平、淳安、興國等縣對抗權貴的事蹟，我早有耳聞。我偷偷告訴你，其實這頓酒菜並不是訣別酒，而是恭喜你馬上重獲自由。」「此話怎講？」海瑞滿腹疑問的說。只見王牢頭壓低嗓門的說：「我偷偷告訴你，大內傳來消息說皇上駕崩了。」「什…什麼，皇上…皇上…駕崩了？哇一哇一先皇。」海瑞的臉急速地抽動，突然大哭起來了，對於滿懷忠君愛國思想的他，真的無法忍受嘉靖帝的駕崩。過不久，因為悲傷過度，竟把剛才吃進去的酒菜全吐出來了。

這一夜，刑部的大牢傳來海瑞陣陣的悲嚎聲。隔天，嘉靖的唯一兒子裕王朱載厚即位，改元隆慶，為明穆宗。不久，海瑞無罪獲釋，官復原職，後改任兵部武庫司主事、尚寶司司丞（負責替皇帝掌管玉璽、令箭的機構）、大理寺右丞（審核全國各地的疑難案件）、南京通政司右通政使（負責替皇帝收轉各地呈上來的奏疏）。

肅貪倡廉 督撫三十六約

明穆宗隆慶三年（西元一五六九年）六月，海瑞五十七歲，在內閣首輔李春芳的舉薦下，獲得皇帝派任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南直隸巡撫，為正二品官，總督應天十府的政事、糧儲、軍務、司法、監察等事項均在他的節制之下，海瑞終於站到了歷史的前台，得以施展他的政治理想與抱負，達到一生中事業的最高點。

在此我們先介紹明成祖永樂帝遷都北京後的中央機構制度，永樂帝自從發動「靖難」之變，從侄兒惠帝的手中奪得大明江山後，為了安撫江南民心及籠絡前朝遺老，乃實施所謂的「兩京制」，除在北京有一整套中央機構外，在南京也有相同的一套中央機構。南京畿轄有應天（即南京）、鳳陽、淮安、揚州、常州、蘇州、鎮江、松江、徽州、寧國等十府，稱其為

南直隸，最高行政長官就是南直隸巡撫，衙門設在蘇州，手中握有民政、軍政、司法、監察等大權。

這年的夏天，使江南百姓無法理解的事接二連三的發生，擁有美宅大屋的富豪和官吏紛紛將朱漆大門改刷成黑色；平時貪污受賄的蘇州知府只做了三年，忽然提出了辭呈；南京司禮監的宦官劉公公，突然將平日出門乘坐的八人抬大轎，改為四人乘的小轎子；平時魚肉鄉民的公子哥兒，也收斂多了；一些貪官污吏紛紛掛官離去或遠調他地。這些事情，讓百姓認為新皇帝，真的有些作爲了。威肅嚴厲的海瑞還沒有上任，就給江南萎靡浮華的士風帶來一股強大的浩然正氣。

海瑞帶著僕人，一行二人輕車簡從的離開北京城，沿途探訪民隱並構思該如何整肅官箴，到了徽州才改搭官船，這天抵達巡撫衙門所在地—蘇州，碼頭上依然擠滿了前來迎接的各地官員。巡撫大人到了，鼓號齊鳴，官員諂媚之聲，此起彼落，好不熱鬧。這樣的排場看海瑞的眼裡，是相當刺眼的，與他沿路所見農民耕不夠食，面有飢色的場景是顯不相當的。只見海瑞口中大喝一聲：「所有鼓樂接送的儀式，都給我停了。」在場所有官員一陣驚愕，紛紛抬起頭來注視這位新到任的巡撫大人。海瑞深深嘆了一口氣說：「各位同僚，海某性尚儉樸，今日所備各位不知，本院不怪罪你們。但海某一路南行看見吳淞江洪水爲患，兩岸百姓田地房舍，盡成水中魚鱉，你們難道不知嗎？以今日排場的花費，足可救一縣之災啊！爲了共體時艱，端正士風，肅貪倡廉，本巡撫特制定【督撫條約三十六款】，在南直隸所屬境內施行，所有官、紳、士、民一體遵行，如有違反情事，依律重懲。」所謂【督撫條約三十六款】也就是海瑞依照以往在地方的執政經驗所制定的守則，其條款內容不外是：

接送奉迎之事一律禁絕；驛站的供給均按兵部規定；取消所有「常例」，官員除了朝廷明文規定的俸祿外，不得假藉任何名目，再予課稅；嚴禁奢侈浪費的活動與買賣；各地官署開銷應節約，一律使用廉價紙張，每張公文背面不准留白；地方鄉紳和鄉官如有抗稅不交，一律嚴懲；實行「一條鞭法」等規定。

一場肅貪倡廉的行動，聲勢浩大的在南直隸境內展開了，海瑞還是和以前當知縣一樣喜歡喬裝打扮，微服私訪，這日他帶著隨行書吏來到揚州府，剛上了一家酒樓用餐，便一眼瞥見酒樓的一角坐著揚州知府和一位衣著華麗的富紳正在商量事情。海瑞不動聲色的坐在另一角落，暗中派隨行書吏坐在揚州知府的隔壁桌。原來他們是在談一件土地侵佔的官司，這位富紳放高利貸給幾家農戶，以其田地做抵押，還貸日期到了，農戶還不起利上滾利的大額貸款，富紳便將農戶用做抵押的地契扣押不還，這些土地都歸他所有了。這種現象在江南一帶是非常普遍的，雖然官方規定放貸者的利率不得超過三分，而且不論借貸時間長短，放貸者所獲得的利息總數不應超過本金的一半。如借貸雙方都能照此行事，一般小民絕不至於還不起貸款而抵押土地。這位富紳將一個小茶葉籃遞給了揚州知府，希望他在土地官司上能給予暗中援助，隨後兩人起身正準備離去，忽然海瑞從後面走上來，扣住揚州知府的手說：「王知府，你幹的好事，讓本巡撫逮到了。」王知府往後一看原來是巡撫大人，嚇得兩腿發軟跪下磕頭說：「大人饒命。小的只是…只是…」「只是什麼？說不出任何理由。王知府，你身爲一方父母官，竟敢收受賄賂，違反本撫禁令，你看茶葉籃裡裝的是什麼東西。」海瑞身旁的隨從忙將茶葉籃打開倒出來，原來籃子裡裝的是一百兩白銀，這下王知府更是百口莫辯。「來人，通知巡撫衙門捕快，速將王知府

日新 第二期 (2004.1)

與行賄的富紳，送往大牢，擇期審判。」

以工代賑 三吳絕水患

海瑞雷厲風行的肅貪倡廉，漸次的獲得成效，貪官污吏聞風喪膽，惡質官風為之一斂，各項新政次第展開，其中最為三吳百姓感恩與懷念的就是以工代賑，疏通吳淞江，解決百年水患及嚴禁高利放貸，還田予民的兩項措施。

明穆宗隆慶三年夏天，三吳地區發生百年來最大的水災，吳淞江及其支流白茆河氾濫成災，兩岸的百姓流離失所，農田浸水，顆粒無收。隔年正月，積水未退，糧價飛漲，哀鴻遍野，餓殍滿地。海瑞馬不停蹄，不眠不休勘察水患，終於弄清水災的原因是連接太湖通海的吳淞江淤塞所致，唯有疏浚吳淞江及其支流白茆河方能澈底根絕水患。海瑞決定將治水與賑災同時進行，他將所有饑民集合起來，以服勞役發放糧食的方式折抵工資，趁冬閒季節開工疏浚，一方面使饑民可以填飽肚子不致到處流竄引起民變，一方面又可解決無錢的窘境。此外海瑞又上書到朝廷，請求將運到京師的二十萬石稅糧，暫充賑濟災民之糧。

大年夜三十這天，海瑞仍帶著官吏勘查水災。「看來任巡撫的第一個過年，要在地過了。各位同僚，你們想不想回家啊！」海瑞朝身後的官員略帶歉意的說。「啓稟大人，是有一點。但是一想到大人爲了三吳百姓不分日夜，也爲了我們自己的家園，再怎麼辛苦，也值得。」海瑞感到非常安慰的說：「好，諸位，等吳淞江疏通了，我請大家到敝府作客。」眾人都歡呼起來，因爲從來沒有官吏有幸被海瑞邀請到他家作客。經過三個月日以繼夜的趕工，終於完成疏浚的工作，從此三吳之地，就依賴這項水利工程，不怕水、旱災的侵襲，年年豐收，百姓都額手稱讚海瑞的開河功勞，創三吳前所未有之福祉，當地流傳著這樣的民謠：「海青天就是海龍王，開了淞江又放

糧。」

退田還民 禍根由此起

海瑞澈底解決了水患，但是很多農民卻面臨了無田可耕的情形，原因是農民的收入並不多，一遇天災農收欠佳，被迫向富紳借錢繳稅，富紳趁機以高額利息貸款給農民，並以其田地做抵押，還貸日期到了，農戶還不起利上滾利的大額貸款，富紳便將農戶用做抵押的地契扣押不還，這些土地都歸他所有了。雖然官方規定放貸者的利率不得超過三分，而且不論借貸時間長短，放貸者所獲得的利息總數不應超過本金的一半，而且土地如因不能還貸而被放款者占有，五年之內仍可用原價贖回，但這項規定在明朝中葉，朝政荒廢後，早已無人遵守，富紳通常和地方官吏勾結，使土地所有權歸他所有，因此土地兼併的情形日益嚴重，形成農民無田可耕，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導致民怨沖天。

海瑞決心改變這種狀況，但是這項決定，將使他面對推行新政以來最強大的對手，這個對手不是別人，正是於海瑞有救命之恩的前內閣首輔徐階。這位曾經威風八面，扳倒嚴嵩的前內閣首輔在新皇帝即位後第二年的權力鬥爭中，終於失去皇帝的寵幸，被批准致仕還鄉，隱居於南直隸境內的華亭縣。徐氏家族係江南名門望族，人口達四五百人，一直都沒有分過家，家業均由徐階的弟弟徐陟管理，當徐階在京擔任首輔時，徐陟也利用放高利貸佔田地的方法擴充產業，因此徐家在華亭縣所佔的田地巨大無比，據稱達四十萬畝之多，所以徐階也成了海瑞推行新政能否成功的主要關鍵。「看來，我必須親自去拜訪徐太師，尋求他的支持。」海瑞坐在書房望著屋外的老樹深思著。隔天，海瑞輕車簡從的前往徐宅，老謀深算的徐階早就知道海瑞的來意，因此用欣賞晚輩的慈愛目光看著海瑞說：「當年世宗皇帝要殺海

大人，曾詢問過老夫的意見，老夫早就看出海大人將來定會成爲國家股肱之臣，所以多方求全，美言幾句。怎麼樣，老夫的眼光沒看錯吧！哈哈哈。」海瑞當然聽懂話中涵意，於是順著說：「海瑞正要爲此事，專程向閣老致謝，閣老對海瑞恩重如山，俗話說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以後徐家之事海瑞將當自家的事來辦。」站在徐階旁邊的徐陟說：「好，有海大人這句話，徐家就免受那些刁民濫告之罪了。幸甚！」徐階深怕其弟說錯話，連忙說：「古人云治大國如烹小鮮，江南弊病，非一日之寒，凡事牽一髮而動全身，海大人不如循序漸進，審時度勢，以調停爲主，糾改爲輔，斬殺次之。遇事須三思而後行，謹慎小心爲妙，否則將身陷泥淖，此乃老夫一片肺腑之言。」海瑞一聽，徐階言下之意是不是要我暫緩處理土地侵佔的事呢？於是接著說：「閣老，下官認爲江南弊病非用重藥猛攻，不得痊癒，富紳放高利佔民田，已是民怨沸騰的根源。倘不連根剔除，有朝一日激起民變，該如何是了。這次下官銳意施行『退田還民』的政策，聽說太師府上也有很多田地，是以放高利貸的方式侵佔而得來的，希望閣老以致仕首輔之姿，率先響應，此舉當爲江南百姓所欽佩，足以留名青史。」徐階閉著眼說：「家族置產之事是二弟在經營，老夫從不管事。」徐陟接下說：「海大人，什麼叫『退田還民』？我家的田產均是有憑有據，以紋銀購得，又非搶奪，憑空退與無賴刁民，是何公理！那你說我們徐家究竟要退多少田呢？」海瑞從袖中取出兩張清單遞給徐陟：「徐二爺，這是本撫查得貴府應退田畝數，請二爺過目，十日後，將田契交至巡撫衙門，逾期後果自負。」徐陟接過清單一看，差點從座位上跳起來：「什麼？竟要退一半的田產。海大人，你有沒有調查清楚。就算我徐家有放高利貸佔用民田，那也只有二、三萬畝，

徐家目前的產業是經過三四代的辛苦經營才有今日，就你一句話，要我們退還一半田畝，天理何在！你這不是恩將仇報嗎？」徐階一聽要還一半田產，氣的頭也不回地說：「海大人好走。來啊！送客。」

十天之日過了，徐家只答應退還三萬畝民田，海瑞決定打蛇打七寸，擒賊先擒王，首先拿江南最大的鄉官、他自己的恩人、前內閣首輔徐階家族開刀。期限過後的第一天下午，海瑞帶領十多名衙役，前往徐家，後面跟著幾百名百姓等待海瑞給他們劃田分地。海瑞進入徐家，以放高利侵佔民田的罪名逮捕徐陟，但出忽意料的並沒有遇到任何抵抗，也不見徐階出面阻止，徐家的舉動平靜的令人懷疑、害怕，海瑞也許不知，一場影響他一生的政治鬥爭也悄悄的展開了。

海瑞罷官 萬民淚相送

海瑞在短短幾個月奇蹟似地疏通了吳淞江和白茆河，賑濟了百萬災民，遠在北京城的隆慶皇帝聞之龍心大悅，下詔嘉獎海瑞，並賜白銀五百兩，紅袍官服一套。可是內閣六部、都察院卻忙碌異常，因爲江南官員彈劾海瑞的奏疏如雪片般的飛來。原來以徐階爲首的江南鄉官，因爲海瑞施行「退田還民」的政策，平白喪失了大部分田產，個個無不咬牙切齒，尤其徐階曾擔任內閣首輔，朝廷中不乏門生故舊，於是聯合江南士紳動用任何力量，也要將海瑞拉下來。他攏絡南京吏科給事中戴鳳翔（與御史一樣均屬『言官』），以不實的奏疏，大力彈劾海瑞，說他「連結倭寇，攻陷城池，歃血爲盟，劫庫斬關，以至江南行旅不通，煙火斷絕」，由於朝中的大臣大都收到江南士紳的關說，因此大都作壁上觀，連平日支持海瑞的首輔李春芳也因爲徐階的關係，對海瑞的態度轉趨爲保守，致使海瑞在朝中逐漸陷入孤立無援的地步，吏部擬議免除海瑞大部分的職權，只

日新 第二期 (2004.1)

拾陸、廉吏列傳

剩下一個「總理糧儲」的虛職。海瑞由朝中支持他的官員得知此事，獨自一人在書房望著院中的老樹喃喃自語：「皇上的英明到那裡去了，怎麼會相信戴鳳翔的話呢？」這位為天下蒼生操勞了大半輩子的清官，在一夜之間似乎老了许多，他不得不正視自己的失敗，因為他做了正確的事但卻操之太急，不合時宜，導致淪為政壇的鬥爭工具。

「呵呵，陶淵明寫『歸去來兮』時的心情，應該和我此時的心境一樣吧！」海瑞提起筆寫了【告養病疏】這是他給隆慶皇帝的最後一篇奏疏，因為他已經決定辭官回鄉，不再受朝中那群鄉愿的京官所擺弄。海瑞罷官，要離開南直隸的消息很快就在江南傳開了，當地出現兩極化的反映，老百姓、學子、正直的士大夫無不扼腕嘆息，淚濕衣襟；貪官、富紳卻額手稱慶，頗有大旱逢甘霖之喜，從此又可恢復以往的作風了。南直隸境內的畫師，忽然生意興隆起來，原來海瑞的畫像無論在鄉村或在城市，家家百姓都將其供奉在自家的廳堂正中，焚香祝福。海瑞離開蘇州的那一天，市面上停止了一切營業，商民農夫、士人學子、婦孺老幼、黃童白叟，都擁塞在從海家府宅至蘇州河碼頭及兩岸河道，大家心中只有一個目的：為愛民如子的清官海瑞送上最後一程。

海瑞一身布衣打扮，牽著裡面坐著家人的馬車緩緩而出，他的眼圈發黑，神情略顯疲憊，可看出他已多天未能入睡，但那雙時時關注民生疾苦的眼睛，仍然炯炯有神，一一掃過這些無以計數為他送行的百姓。所經之處，百姓都下跪，聲淚俱下：「海爹，您好走，我們送您一程。」「海大人，您不要走，您一走，誰來保護我們。」海瑞每走幾步都要停下來，向四面八方的百姓拱手致謝，他的眼眶紅了，淚水不聽使喚的流下來了，他回想起九個月前剛到蘇州的那一天，碼頭上也是擠滿了人，可

那些是拍他馬屁的官員；今天的蘇州碼頭，依然擠滿了人，可這些都是老百姓，官員一個也不見了。海瑞一想，不禁精神抖然一振，年青時在海南求學，立志為國效力，做聖賢的志向，不已經實現了。海瑞被百姓抬起來了，抬在一眼望不到盡頭的人流之上，海瑞胸中滿懷激憤，不禁仰天大喊：「鄉親們，多保重，咱們就此別過了。」這年是明穆宗隆慶四年（西元一五七〇年）四月。

蒼天有眼 海爹回來了

明神宗萬曆十三年（西元一五八五年）五月，江南的夏天還是一樣悶熱，往南京的河道上，船隻絡繹不絕，一艘不起眼的小船上，船頭站著一位氣宇軒昂的七旬老翁，他望著江水，似乎有滿腹的委屈要向它訴說，掌舵的老漢卻從他上船後就一直注視著他，好像是遇到多年不見的老友，但又不肯相認。七旬老翁忽然回頭對著掌舵老漢問：「老人家，你認識我嗎？不然怎麼從一上船就看著我。」老漢說：「這位客倌，你很像我的恩人。」「哦，你的恩人是誰？」「我的恩人就是十五年前治服水患，救我全家的南直隸巡撫海瑞。」「哈，哈，哈，事隔十五年，難得還有人記得他。」老翁難掩興奮之情說。身後的老僕人海安卻接口說：「我們老爺就是當年威震三吳的海青天——海瑞。」掌舵老漢一聽連忙站起來，眼眶中的眼淚不禁奪眶而出，仰天大喊：「蒼天有眼，海爺終於回來了。」

是的，海瑞終於又再被啓用了，長久以來和他存有心結的一代名相張居正，也在三年前病逝了。可能是朝廷忌憚海瑞，所以派他在南京擔任沒有實權的閒職，他的職務是南京右僉都御史，旋不久升任南京吏部右侍郎，隔年再升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這時他已是一位七十三歲的老翁，雖然體力與精力已大不如前，但是他的雄心壯志卻絲毫不減，為南京暮氣沈

沈的官場投下一顆巨石。為杜絕官吏的貪污，他向萬曆皇帝建議恢復太祖皇帝當年的嚴刑峻法，凡貪贓在八十貫錢以上的官員都要處以「剝皮實草」的極刑。所謂「剝皮實草」，就是把死囚犯的皮剝下來，充填草物，以其人皮示眾，此刑律只在明太祖時代用過，後代的皇帝無一人敢用，而八十貫錢在萬曆年間只可在市面上買到兩碗乾麵。此建議一傳開，在南京的六部衙門立刻引起一陣騷動，不過萬曆皇帝並未採用他的建議。雖然在南京的職務並沒有多大的實權，海瑞也覺得甚至比不上他在淳安、興國擔任知縣來的有所作為，但是他還是盡力去做好監察百官官箴的御史工作，南京城奢侈浮華的官風似乎也因此稍之收斂。

不過海瑞真的老了，他像一根孤木難以支撐大明帝國這樣的巨廈，他七次上疏乞求辭官歸鄉，但萬曆皇帝都沒有恩准。

粵東正氣 青史永留名

明神宗萬曆十五年（西元一五八七年）十月，南京城下了今年的第一場雪，一代清官海瑞就在白雪紛飛的夜晚，溘然長逝，走完他人生的最後旅程，享年七十四歲。南京都察院僉都御史王用汲和同僚們，趕來海家處理海瑞的後事，見海瑞平靜安詳的躺在木板床上，雙目微閉，像嬰兒般的熟睡。臥房中只有簡單的擺設，寒慘的不像一位二品大官應有的樣子，他們為海瑞清點遺物，除了隨身衣物外，就只剩下當年因治河有功，隆慶皇帝賞賜的一件大紅官袍和十幾兩碎銀，連塊墓地都買不到。他們為海瑞沐浴、更衣，換上那件他最常穿的紅色大官袍。

海瑞逝世的消息，很快地傳遍南京城、江南各地和北京紫禁城，朝廷為此輟朝一日，萬曆皇帝也流下幾滴眼淚，並追封海瑞為「太子太保」，謚號「忠介」，並派大臣許子偉護送其靈柩回海南。三吳的黎民百姓為海瑞的去世悲

傷不已，家家設靈堂、置畫像，披麻戴孝，感念海公為其治服水患。出殯的當天，海瑞的靈柩在白雪花、白色的喪船、白色的紙錢、白色的送行人群護送下，由秦淮河緩緩而出，朝著他魂縈夢繫的海南故鄉而去。河的兩岸設奠祭拜的香案不絕於途，為這位曠代清官送最後一程。因為不知道何年何月才會出現這麼一位鐵骨錚錚、不畏權勢、愛民如子、清廉如貧的好官。

明史記載海瑞無子，但事實上海瑞有三子，可惜均早夭折。海瑞的墓園座落於海南島海口市西郊的濱涯村，相傳海瑞的靈柩由欽派大臣許子偉一路護送至海南島，正往其故鄉瓊山市而來，但行至海口市西郊，靈柩的繩子突然斷掉，再怎麼綁也無法將靈柩抬起來，百姓以為這是海瑞顯靈自顯風水寶地，於是就下葬於此。海瑞墓高三米，正門橫額刻有「粵東正氣」四字，墓後的揚廉軒亭柱上，刻有一副對聯正是其一生寫照：

三生不改冰霜操，
萬死常留社稷身。■